

杨浦记忆

做砖头

上海机械学院附属子弟小学旧事八

■王卫 文

文革时期,大家都经历过的一场大运动就是:“深挖洞、广集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防止苏修对我国发动突然战争,全民动员齐上阵。

“做砖头”,先是在居委开会传达精神到每户人家,院校的大字报栏上也贴出通知,还有高音喇叭宣传,一切准备就绪。制作砖头这天是周日,我们家属制作地点就是教工食堂,每家必须派一名代表,大家可以采用互助的方式来完成每家的产量。可是群众的热情非常高涨,每家都派来很多人参加做砖头。

我记得那天是个晴朗的天,初夏,我和小妹早早来到工地,谁料比我们来得早的人多得是。我们互都互助自由组合。食堂场地上堆放着可以做砖的泥巴,这是一种粘度很好的泥巴,灰褐色,感觉就像江河里的淤泥。做砖头是要有模具的,其实模具就是几块可以拼装的板条,组合起来就是一块

砖的造型。大家按照分配领好了泥,做砖头没有人教,大家就边学习,边摸索,泥巴要放上水不停揉和,很费力气,调和到像做馒头那样的面团就行了,然后把泥巴放进模具中四边压紧,之后用一个像弓箭一样的工具,用上面的弦(钢丝做的)贴着模具面轻轻一拉,丢掉表面多余的泥巴,拆掉模具,一块砖就“诞生”了。我和小妹不停摔打泥巴,用双脚用力踩踏。

在制作砖头的时候还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做出来的砖表面很粗糙,小妹想出办法,事先把钢丝弦擦干净,再沾上清水,拉出来的砖表面就非常光亮。做完砖要小心翼翼搬到露天,排放整齐,每块砖要留有空隙,便于通风,收工的时候,堆积的砖上要盖上草包,以防下雨。经过日晒,干透,砖就可以送到窑厂去烧。

到了中午,我们完成了指标。然而大家兴趣很大,又超额了产量。

那时候,“备战”工程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就是,要挖一条贯穿整个

机院的防空战壕。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造反派(大学生)和附属工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的战壕我去看过,就像刚打过败仗被摧毁的场面,后来被强制“停工”。

“工人阶级”的队伍,热火朝天,士气高涨,战壕从教工食堂的一端开始挖,沿着大操场,再越过射击靶的假山,一直通到定海江边,工人们把整个战壕当做是加工产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战壕的宽度、深度、平整度极高,连堆在战壕外面的土堆都特意修饰过,坡度都是一致的。战壕里还挖有掩体,可以躲进一人,就像对越战争的猫耳洞,更让人吃惊的是工人们还挖了一个高射机枪的枪炮台,整个枪炮台是圆形的,有两层台阶,可以适应不同身材的人操作,四周可以绕着平台走人,这样的高射机枪就能360度射击,没有射击死角,做工的精致,简直就是一件标准产品,让人惊叹!

几个月过去了,再去看战壕又完全不一样了。战壕很多地方垮塌,里面有一尺多深的积水,众多癞蛤蟆在沟中自由游荡,还有很多蚊虫下卵后的红子了,枪炮台也因雨水的冲刷变形,一切显得那样凄凉。这样一场全民“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逐渐淡忘。

岁月悠悠

老照片的回忆

■熊纯芝 文

最近松延居委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举办“晒晒你的老照片,说说你的新生活”的活动。让我们从老照片里寻找岁月的回忆。

于是,我在家里找出童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照片。

先从那张1942年童年的血泪史照片谈起。

在风云突变、国破家亡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家乡江西南昌,到处抓挑夫,我父亲被抓去不久悲惨死去,祖母被打死丢入河中。我母亲当时怀孕在身,带着我和两个弟弟逃难,成天东躲西藏,一会逃到山上,一会躲在阴沟洞内。没有吃,就沿街求乞。后来。叔叔知道我们的苦难,把我们接去照顾。母亲因爬山涉水太累了,在难产时大量出血而死。从此,我和两个弟弟成了孤儿,由叔叔婶婶收养。不久,我7岁的大弟弟,因为天花,无钱医治而死去。我5岁的小弟弟送入孤儿院。

1949年上海解放了。1951年,我17岁,参加公安工作,不久被送去公安学校读书。我把弟弟从孤儿院接出来,也送他人学读书,一直读到华东化工学院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家庭幸福美满。

在杨浦公安分局工作的时候,经牵线,与驻扎的解放军同志相识。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一起打乒乓球、打篮球,唱歌。经相知、相恋,1956年,我结婚了。现在已六十二年钻石婚,白发偕老,欢度晚年。

退休后,我又去财贸专科学校读书,取得会计证书,又在数个单位做过会计,直到75岁,再次退休。之后,又在老年大学读书至今。

小区很多人都介绍了他们老照片中苦难的过去、闲适的现在,有的在纱厂做工,有的上山下乡,还有的国内外旅游,父母子女合家幸福合影。

只有了解了过去,才知道现在的甘甜。

读来读往

45年后的见面

■刘茂芳 文

今年3月11日,我的习作《苏步青教授来访记》在杨浦时报文苑上刊出了。一周后收到编辑的邮件云,有读者来电,意欲收录我的这篇稿件。

是谁对我的习作感兴趣了呢?我按照所提供的手机号与之联系,原来来电的竟是当年陪同苏教授来访的“青年教师”。当年的有缘一见,没想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竟能在电话里再次相聚。

说是“青年教师”,今年也已八十了,我当年也是个青年,只大了他几岁,两个耄耋之年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他叫华宣祺,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正在汇编有关苏教授生平的书刊,住在复旦教工园区,离我家不算太远,他决定来我家看我。

终究是四十五年前的匆匆一见,今日真已无法想象他的面貌了。当打开门,见到他瘦小的身形,竟还有些印象。见了面,首先要说的当然还是“话当年”。他的记性很好,还记得我们的厂名,还问起陪同他们参观的那位师傅。

当年他陪同苏老来厂时,我们向他们讲述了科技大学的老师们在我们厂与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合力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深受基层喜欢的事例。这次却是由他向我介绍了苏老在文革期间的遭遇。

1966年开始的那场浩劫,包括苏老在内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受到迫害。后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解放”了8位专家,苏老就是其中的一位。至此,苏老从被关押的学生楼里出来,结束了挨斗挨批的日子,回到了家。1972年9月苏步青教授结束所谓的下放“劳动改造”,由华宣祺老师陪同当时已七十有一高龄的苏教授,去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参加船体数学放样的研究工作。

当时,复旦大学数学系与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协作搞数学放样已有好几年了,取得了不少成绩,也碰到了更大的困难。

当时,苏老由华老师陪同,在

船厂的放样楼看到几位放样工正蹲在地板上用木样条画曲线,不时地跑来跑去,用眼睛观察这些曲线好不好。在放样楼里,要把初步设计好的船体表面展开后画在地板上,造多大的船就要有多大的放样楼,要几个月才能把船体的剖线光顺好。这种人工的放样不仅少慢差费,而且工人耗费体力很大,苏老看后感叹地说:“应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那时苏老虽然被“解放”了,但生活仍处在逆境中。教授工资被扣掉2/3,上世纪50年代专为他建造的小楼,底楼全分给了他人,他的日本友人要来拜访被他婉言谢绝。

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苏老感受到科技对生产的重要性,感受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从当年10月份起,他便和工人一样上班了。江南造船厂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71岁高龄的苏教授,用6元钱一张的公交月票,换两辆电车才到。苏老也习惯了挤车上班的生活。华老师介绍,有一个雨天,苏老在5点15分起床出门,苏师母帮他找到高统套鞋和长柄黑布伞,送他从二楼下来,到门口时,还弯腰鞠躬,行起大礼,苏老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这样!你自己身体又不好,快上去吧!”他们相敬相爱的动人情景,使人羡慕。

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苏老感受到科技对生产的重要性,感受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从当年10月份起,他便和工人一样上班了。江南造船厂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71岁高龄的苏教授,用6元钱一张的公交月票,换两辆电车才到。苏老也习惯了挤车上班的生活。华老师介绍,有一个雨天,苏老在5点15分起床出门,苏师母帮他找到高统套鞋和长柄黑布伞,送他从二楼下来,到门口时,还弯腰鞠躬,行起大礼,苏老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这样!你自己身体又不好,快上去吧!”他们相敬相爱的动人情景,使人羡慕。

1978年,复旦大学数学系的“船体数学放样”等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苏老在其中作出了主要贡献。

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科学和技术,都不能离开学者和专家。我感谢华老师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给我所作的当年情景的介绍,使我对苏步青教授在逆境中所作出的贡献更为敬仰。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旅游日记

黄河入海流

——山西游记

■赵韩德 文

被《登鹳雀楼》的二十个字迷住。所以在选择山西游菜单的时候,舍去舒适且能“尽享美食”的高价团——其实它很有吸引力,而挑了平价团——因为景点里有鹳雀楼。

鹳雀楼在晋西南的“角落”永济市,运城盆地,晋秦豫三角区。“三省闻鸡,四围眺胜”。登斯楼,长风浩荡,天地无垠。要好好看看,“白日”怎样“依山”,黄河又怎个“流”?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五十一:“‘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窃以为王之涣《登鹳雀楼》,也完全当得起。

本来很想看到一座略带颓圮,建在黄土城墙上,不高,甚至有点低矮的成楼。因为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北周宇文护造。”公元704年王之涣游蒲州,登鹳雀楼。后因战火和黄河河道摆动,此楼不存,故址湮灭。

一步一步登上新鹳雀楼。值得安慰的是,新楼离故址不远,黄河依旧在楼的西边。有联曰:“问尔黄河转首,莫非留恋斯楼?”新鹳雀楼也有它的长处,宏伟壮阔,雕梁画栋,高达七十多米,远观四野,可胜过古代的好几个“层楼”。

于是发现,鹳雀楼的四周附近,并没有山,楼下是一望无际葱葱锦绣的晋南平原。如果硬说有山,那山也隐隐约约的遥遥地抹在天边。——就像诗里黄河要入的“海”,尚在千里之外。王之涣真是能生景,营造了一个人人信服的大境界。

左近虽没山,黄河却实实在在于楼西侧远远的蜿蜒。那就好好地、安安心心看黄河。

这里的黄河宁静,宽阔,诗意;如陆俨少的淡墨云水般婉转。更诗意的是,宽阔的河床里,浅黄平静的水中,横着几个沙洲。柔情的河水,抚摸吞吐浸没着洲沿。稍稍突出水面、弧线平缓的洲渚,在下午的阳光下,向四周空间弥漫出愉悦的浅光。

好喜欢“洲”,就觉得黄河的全部旖旎风情,只在水中洲上了。洲是黄河风情,诗经风情。在下对“洲”的喜欢,暗暗生自遥远的《诗》。《诗》三百,涉及河流的就有五六十篇。河(古代专指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伊河、洛水、泾河、淇水、汾河、汝水……都汨汨地在诗经中风情万种地流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硕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出现洲、渚、坻、涘、沚……这些曼妙的特写镜头。“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关雎》)

那位《蒹葭》的诗人在水中洲上偶遇心上人的吗?他一夜未眠,匆匆的凌晨解缆驾舟。可能连相遇的地点也记不清了,只得反复寻找。有时候逆水而上,水道艰难,路途漫长;有时候折返,顺流而下,希望她就在某个沙洲上……而此时天色尚早,秋露圆润。秋天的清晨毕竟有点寒意,一些露水已经泛白成霜。大片的芦苇,呈苍茫的暗青色,沿河伸展。

其实在山西旅游,不止一次地看到黄河。除了壶口,所有的黄河段都如同此处,那样地平静温和。即使在壶口,奔腾澎湃的也就是那么一段而已,河水流至二三百米外就平静柔和起来。暴怒不是黄河的性格。人们把黄河比喻为我们的母亲,一位母亲怎么可能成天咆哮呢?除非到了极其危难的时刻。



江湾湿地 ■陈圣浩